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陽集卷十七

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四


集部

陵陽集卷十七

元年嶽撰

題跋

題李尹異菡

元城縣李毅卿新授分水縣尹其母孫氏和易貞

潔綽著閭範已酉正旦以微恙終卜塋未遂停柩中堂
四月八日忽菌生柩上狀類芝草又類牡丹張倩仲實
書來為予言其事蓋甚怪昔唐張九齡楊炎固有紫芝

生其親之墓者矣然上有雨露之滋下有土泉之潤猶有可諉今孫氏之柩隔以衣衾周以膠漆是茵也何自而生哉不宜生而生必其潛孚默感窈冥之中自有莫之為而為者然則李氏之事豈非母之積善其子之純孝有以致然與因書此以美之

題俞子清侍郎畫

西清公勞侍從之事早退老壽跌宕筆墨間此二紙真蹟也其一嫩篁老木榮悴各有態其一水行石間筆墨

殊活故是此翁胸懷本趣余家舊藏山水四橫披今不可復見見此斯可矣壯猷力學劬書而游息之時博雅之趣如此豈非知仁之所樂哉

秋江曉渡圖

江空木落曉色方開小艇橫岸慨舟子熟睡未醒也扶杖之叟從以童奴問渡江干非名非利何忽遽如許意者謂江外幽人宿有期約不可頃刻愆期安得仙家兩騏驎凌空赴之

慶掾省楊彥遠得子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在蚤歲已可嘉在中年尤可賀速
固不如遲遲則根原實而福澤厚易固不如難難則慶
幸深而期望切亦理之必然者東平楊彥遠持心近厚
積善餘慶五十之年過二始弄第一雛平生欠事一朝
意滿誕彌之旦賀客填門蘭以為沐金犀以為錢文綉
以為衣襦或稱天上石麒麟或嘲明珠出老蚌彥遠皆
歡然領之作湯餅分利市其喜可知也予試聞啼聲而

張倩仲實為索語昔康伯之生伯溫又早數歲行年四十五我始為人父喜之者如此教養誠在我願汝為大賢期之者又如此況在彥遠乎敢用此為善頌

跋周卿所藏坡帖

此東坡公鳳翔簽幕時與其從叔書也公以嘉祐七年二月十三日被命疏決寶鷄等四縣禁囚乃是月壬寅詔旨書中云近有詔書疎決是也既竣事遂朝謁太平宮並南山而西游樓觀大秦等寺帖中云因得恣游南

山是也十九日始歸書中云近方還府是也是時老泉被命編修禮書留京師書中云屢得編禮書是也此書後題三月初五距十九歸府時僅半月鳳翔去蜀頗近家問不絕猶有以嘆而况吾儕流俗羈旅萬里外回首故山可勝淒然

跋三蘇帖

蘇氏一翁二季詞旨翰墨具見於三紙間斂衽伏讀因有感焉前二紙老泉為編禮東坡為鳳翔簽判時也後

一紙東坡謫海豐潁濱謫高安時也未四十年而盛衰之變如此可以觀世道矣然東坡不以患難流落為戚方且施藥葬枯骨造橋以濟病涉此與陸敬輿在南賓集名方同一意故潁濱有能安遐陋撫恤病苦之語萬里兄弟依依之情尤使人慨然上有學士院印章程滄洲家舊物良可寶也

跋趙光輔駿馬圖

飲水齧草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而燒之剔之刻之烙

之曰吾善治馬馬之性始離而多病矣蒙莊氏以為此
伯樂之過也觀此圖豈不然哉治民與養生者亦莫不
然

題元吉猿圖

柳子厚以為猿之德靜以常山之小艸木必環而行遂
其植故猿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日暖朋儔
相命雄雌相從領其子孫相與嬉遨攀援上下反挂倒
懸若相語相持而其老者或隱樹間或伏枝上以觀窺

之百態雖殊意甚自適了無諍勃喧呶搏噬挽裂之態
而其旁老榦叢條蒼葱自如與柳子厚所言無異可愛
而玩也圖有秦氏印章可考真元吉畫

題毗陵所吟

昌黎云懽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辭易好金君拱之庚午
甲戌之間客於諸公往來蘇常詩中多及官府承平風
物所謂懽愉之辭也於其難工者而工之無他恬淡之
意常存乎胸中紛華外物不得而誘故也繼是而作者

往往一變而為愁苦之辭悲鳴兩吻不能自己吾固不願拱之之為此也拱之自叙蓋已有感於康衢之歌矣豈非其所願也哉

題李伯時雜畫

物之變態千彙萬貌觀於其會則俛仰不盡其奇此卷蓋非一時之事一家之說而各敘情狀於短幅之間使病耄翁得以隱几而觀詭特荒誕者可怪可愕深靜幽閒者可喜可羨不勞思惟若有所得而岩崖艸樹雲霞

波濤又皆曲盡變態令人把玩不能去手然淵明乃向來攢眉不肯入社者胡為亦在其列耶龍眠真墨戲者矣以定觀妄以常觀變可也

跋繆淡圃文集

古有山澤癯列仙之癯予於合沙繆仲晦甫見之蓋能得天地間至清之氣是以自號淡圃淡於進取淡於聲利淡於嗜慾顧獨耽書胸次三萬竿皆取英咀華拔新領異絕畦徑而為文私淑泛應往往成帙予頗與觀焉

如明珠大貝潛深閤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
湍急流縱金戛玉音節悲壯而有逶迤者存如晚菊壽
梅凌雪傲霜意象淒冷而有芳烈者存真老於文學者
也然文豈徒作觀其論齊霸衣裳之會者獨以子貫為
盛有所重也辨先聖章服之異而深取鄭氏之詩有所
尊也讀循吏傳則以商鞅之術慘為寒食散申韓之法
甚於用牛羊有所嘆也至於記吳周將軍廟併及蜀事
於孔明公瑾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類是者尚衆有

補於世道徒文乎哉予病耄餘生棄置萬事無復訾省
惟愛奇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圃誠愛之重之因書其
文藁如此土苴緒餘能為我發一笑

跋意山圖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留意於
物則意為物役不能為我樂而適為我累耳山本無情
而好山者每每用意過當如謝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
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動旁郡退之登華山絕徑不可

下邑令百計取始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猶爾而況聲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始無意適與意會千載之內惟淵明得之所謂悠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也今觀此圖林巒泉石皆兼有之乃武康王氏之隱處意山蓋其自號也可以想見其人焉世故甚惡幸而有山林之樂惟恐其用意之不誠似未容以留意於物者議之

跋陳忠肅公遺墨

陳忠肅公在合浦與其弟書也公因其子正彙告變蔡
京至於父子對獄正彙既獲罪戾公亦坐此貶海上謝
表所謂更覺有生之累不如無子之無憂讀之淒然而
公此書乃云但願劉氏之安不顧圉子之禍則其詞氣
愈厲身爾忘家國爾忘私盖可敬而仰也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公於荆舒始自稍怒至四明始誦言攻之
雖不無見事遲然春秋推見至隱未有如公者焉其後
毀日錄屏字說罷配享皆本於公之論亦何及矣公卒

於政和之甲辰又二年而中原塗炭距辛丑一百七十
有八年遺墨流落獨見保藏於廉副商侯之家再四展
玩不勝慨嘆

題牧牛圖

此牧童者烟蓑雨笠搢筵於腰坐牛背如廣輿其一犢
也荒野之狀安恬之意豈復知有世間富貴憂患耶鄒
公坐論三后陳公坐論二章萬里百謫九死一生偶然
北還而定國早以蘇累貶南賓叔黨亦侍翁過海皆備

嘗險阻者矣雖然為此所畫者蓋不可得政和大觀距
今一百七十八年伏覽遺墨慨嘆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人於自己惟分內往往不暇省察每認非分之物為已
有極力周回而不知有生之初天之與我者隨小大高
下厚薄各有定則非可以一毫妄求而倖致倘順受而
安焉斯為守常知足本分人矣吳興費茂卿平日受用
隨分二字吾友子昂甫書之者莊子因鵬鷄而論分辨

至齊物篇則曰分者有不分辨者有不辨故茂卿曰隨分則順乎理而分則安乎命者也茂卿屢而隱不近名謾而仕不違俗有子宜以傳家有善藥足以拯人不以萬物撓吾之方寸不以人之富貴易吾之環堵所謂不分之分自樂其樂蓋有約於莊叟之意乎予與茂卿往來最久知其守常而知足順理而安分喜而誌之如此

題淵明圖

淵明以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平生

胸懷本趣可見此又在彭澤以前梅居遇舊廬在澄江
一旦念歸遂脫塵鞅作此圖時復展玩亦不俗矣凡仕
宦者無問官之高卑如能繪此圖於座右存此意於胸
中縱未能高舉遠引庶幾知其涯分不致役役富貴而
不自止也

跋傍雲像

四明樓攻媿之裔寄身道士法中自號傍雲世之傍人
雖落騎馬傍人門首皆是此獨傍雲雲之為物清虛閒

卷十七
曠卷舒無時去來無方非如富貴利達之人有可托以
托人之所托也不彼之即而即此何耶傍雲其亦知天
下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矣

書蘭亭修禊圖

王謝諸賢一時高風玄契豈堪持比金谷二十四友望
塵輩而逸少顧以為喜何耶余嘗見龍眠真筆於曹氏
閱此益增感嘆

題百牛圖

我有沉牛二去耕綿上田矣黑牡丹何用許耶然亦可
見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氣象

古木老柳圖

老柳疎散脫木離竒正如高人勝士皤然滋垢之中有
不可點污者此筆寧宗之乙酉作也噫豈不有感於黨
錮之諸賢耶

鼠齧瓜圖

濩落其大未至瓜爛也而鼠輩已竊入腹心咀其犀使

枵然無遺種因念往事為之慨然

題牧羊圖

左慈以身化羊黃初平叱石為羊神仙人乃作此等狡
獪事舜舉此筆法可謂得言外意觀牧羊悟此生余於
此圖亦云

元吉二獐圖

秋風樹葉啣鳴相命正甫自樂其樂何自涉人境吾儕
可得狎而玩之同其樂意亦復可喜使值曹景宗輩固

將數助而射渴飲血飢食肉如甘露漿人以為彼之樂
矣幸寄聲朋曹深藏而決游此樂勿使人知

細竹圖

好事者醉吐胸中墨每作老竹怪石助為豪放而不知
嫩篁密榦之難工此圖蕭森婀娜濃淡相映霧氣襲人
淇淥漪漪宛然在目

三仙圖

呂洞賓唐末進士鍾離五季故將皆得道者跛鱉何為

亦相參語豈非支離其形而全其天者與

跋坡帖

此圖筆墨甚簡率顏貌細密精神活動能得言外意張
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取莊子生浮死休之義中遭
黨禍晚始得歸此殆其所藏云

跋呂自牧詞卷

雲中呂晉卿以其乃祖自牧公樂府詞卷見示或豪宕
或悽惋或容與固能者也但其壓卷一首有不忍觀伐

國不問仁人朝歌墨子迴車全忍之哉亟卷還之晉卿
年雖少好學善問用意不苟嘗從予友鄧善之游其進
未有艾顧益以學自勉不必作晏叔原康伯可輩人可
也毋以吾言為過

書尚書講義後

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為伏
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
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

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為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為時文發也嗚呼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尚難究悉若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煩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為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簡從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為諸生講尚書其徒裒取數篇

示余異時吾家君牟氏章句授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
名一藝甚慙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為游詞得講經之
法蓋先考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
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剖求其至當而一皆訂
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
錄者往往采用焉如以克明峻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允執厥中合於中庸善
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

文未為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註尚書其族兄減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過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題施東臯南園圖後

先父存齋翁以淳祐丙午卜居雲川定安門之裏馬公橋之旁乃慶厯間郡守馬尋宴六老於南園處也越明年丁未冬先父以言事忤時宰謁告來歸始奠居焉嘗

賦五絕其一曰買家喜傍水晶宮正在南園故址中我
欲築堂名六老挽回慶厯太平風蓋紀實也門人馬君
廷鸞大書南園二字揭焉直齋陳貳卿與先父有同朝
好今跋此圖乃庚戌七月五日後六年丙辰中秋後所
書偶不及焉直齋後重修郡志始書曰南園今年存齋
所居是其處也今年庚戌施東臯携此相示視直齋所
書之歲適同豈偶然哉把玩感慨不能自已輯書其末
而歸之庚戌清明日陵陽年某書年八十有四

跋范天碧定史詩

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於蜀漢
高祖始封之地也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祫祭高祖以
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然賊也不受漢禪然篡也孫吳
雖通蜀好然黨賊也助篡也乃千萬世不易之論陳壽
何見帝魏黜蜀下儕孫吳習鑿齒力破其私以蜀漢為
正而魏為篡且謂晉當越魏繼蜀漢其義偉矣其後歐
公處魏於正統章望之非之通鑑書諸葛入寇朱文公

非之而張宣公經世紀年遂以獻帝之後系於昭烈後
主之後系於魏尤為確論孫吳之事世往往置而弗議
何耶提舉范君定史一詩乃歸首惡於仲謀以其讐蜀
襲殺關侯盜賊之靡而篡奪之助也義例新辭旨勵讀
之聳然方關侯至破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聲震撼操
至欲徙避之漢事幾集關侯死荊州陷蜀勢孤漢望絕
魏禪成誰其使之况操欲吳圖羽以解樊圍權遽表聞
殺羽自效實承操風旨操圖篡已久尚憚物議權遂稱

臣陳說符瑞實率先傳會黃初之始大行封拜遂為吳
王受九錫實首受上賞誅心而論仲謀復生殆百喙無
以自解定史之詩予深取之始張壻仲實以詩來予謂
之曰天碧讀史有眼目論事有波瀾因復詳記之如此
是關大誼不獨為雲長吐氣也庚子七月既望

跋東坡帖

東坡翁賦此詞送其鄉人復自書而遺之蓋自治平丙
午去蜀至熙寧乙卯為十年此當是自密移徐時年恰

四十然字畫比前遒勁故山應好在孤客自悲涼之語
誦之淒然使人益重故鄉之思也

跋思上人詩

予多病不出戶限又頗嗜睡人或與詩輒置枕間意殊
憤憤莫曉何故苦事苦事近四明思上人忽自姑蘇來
訪不覺驚起固是我輩人何相見之晚也聞此上人有
詩千百首自號斷江聲價喧傳遠近予以寡陋今昉識
之年來詩人摠向僧中去而僧中亦罕見如此者予所

見乃游廬山百餘首游洞庭二十四首雜詩四十餘首
不過千百首中之一二已為奇特大率不疏筍不葛藤
又老辣又精采而用字新用字活所謂詩中有句句中
有眼直是透出畦徑能道人所不到處想當來必從悟
入非區區效苦吟生鉢心掐胃作為如此詩也或謂禪
家每以詩為外學上古德多有言句不知是詩是禪是
習是悟是外是內耶上人受業雲門口口靈澈若是到
處亦復何異但恨世無夢得子厚諸人知之然正亦何

用人知其為莫逆暢游天目曰下方雷作嬰兒呌非常
語也予因題云把斷風光不許通坐天目頂月明中下
方雷作嬰兒呌莫是山僧耳太聰旁一人笑曰何不道
驚動人間八十翁予亦大笑曰然且還詩卷去也

陵陽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五

集部

陵陽集卷十八

元 牟巖 撰

啓

通湖南王帥漕啟

星臨一道載瞻帥節之嚴雲戍兩岡實隸教條之近未
遑受約束而詣大府乃輒事竿牘而效小夫某官偉望
駿隆宏規開濟綠竹之歌瑟憫文章由道學而來虹玉
之貫孚尹忠信妙精神之蘊自先朝之茂簡揭華貫之

瑞儀歷上三丞皆第一選史筵屢入夙資殫洽之長省
戶重來獨秉清通之識繡斧益光于七聚油幢旋倚于
十連鰲峙仙班使三山其屹若龍收甘靈如四海之望
何方自適於考槃之餘盍亟還于訪落之後雲開衡嶽
劃見祝融石廩之餘野潤洞庭好張咸池釣天之奏果
馳驪駕來問熊湘福星出虛危間一方幸矣金文聚丁
卯歲多士翕然况兼帥領之崇尤係顧憂之重中權後
勁威惠剌剌二矛重弓氣勢聯絡乃躋華於戎萃仍晉

秩于堯章雖太史之在長沙寧有滯留之意然申伯之
式南國宜酬屏翰之功便徑陪碧落之從班行遂纘金
華之相譜某山樊弱植疾疢餘生束帶立朝久負空餐
之愧止戈為武誤叨乘障之行良切凌兢幸依巡管亟
稟令于道塗之次尚懼顏于庇廈之間黔之嶺巫之碯
敢鄙夷于遠俗水之漢星之斗第趨企于下風

通湖南李倉啟

義山

同師文靖之門夙欽先契假守武攸之郡幸隸使家屬

涓上日以建臺阻順下風而伏謁亟憑贄積以闕賀床
竊以慕李元禮以造門自言上世聞蘇孺文之行部喜
有二天何敢挾故於平生所願受容于今日幸哉晚陋
有此際逢某官諸老淵源奕葉文獻永嘉響振復聞正
始之音雙井味高指入江西之派踐揚中外會蔚西南
及弗頓而硯若新火洞然而玉不燼重來省戶笑着元
都觀之花嘗從郾城快寫平淮碑之草膚使屢馳原隰
之轡番君最得江湖之心寧屑領于鍾官乃自怡于珍

館雖英猷之少鬱然偉望之益隆野渡方橫坐閱秋水
落霞之觀浮雲盡捲劃開天柱紫蓋之峯乃起卽潛來
宣上指鄉邦繡錯旣便觀風農扈金穰又開嗣歲煒星
馳於龍節淑春滿于熊湘太史公平準之書佇聞治最
真法從甘泉之橐卽上禁涂某單見冥聞孤根弱植立
本朝而甚腆人謂斯何得支壘以焉依天其或者甫問
戍樓之役適嚴軺傳之馳十三星之在胃南是為倉廩
千萬間之庇天下尚記帡幪

通交代楊寺正啟

冠惠文而率屬久俟歸期戈止武以名邦猥當補處出
入相為于先後交承實托于雲仍況忝通家敢稽用贄
某官倫魁夙望善類夏盟準周易作太玄後世子雲之
學約春秋作史記平生司馬之書盡自編摩徑排膠輅
士皆咋舌畏漢鉤黨之累人公獨誦言數唐軍容之誤
國天王明聖世道清平追三代之英方晉陪於議禮防
六朝之舊乃屈贊于征謀大夫同升少府出節是宜在

論思之列俄特膺臨遣而來宣布教條猶是黃龍之詔
作新風化一如白鹿之規操以和平興其孝秀賣刀相
語我始讐由公親騎竹成群昔未來期汝棄更歌麥熟
共愛棠陰人人傳續志之編字字皆最書之實安得結
輦數十盡令天下之蘇願借寇君二年姑聽道旁之請
越既懋賜金之典便盍歸羣玉之班表用而為公卿蓋
具存于故實決獄而傳經誼顧方重於儒生乃屈仁人
俾司邦讞秦尚存其一已洗深文堯曰宥之三更觀定

力況近世諸公之大用多自理廷而中興吾蜀之類元
嘗躋揆路是姑寄徑可但持囊某誓慕方深洊朝良忝
周章野鹿雅難著於冠紳歷落飢鴻或自謀于梁稻補
外稍諧其本趣瞻前幸有于良規所望舊政必以告新
不然小知其可受大山公在朝汝不孤矣儻記斯言涼
州名士何以代之未知所稱

回公孫倅啟

久洊本朝補外竄跡于天幸繆分支壘治中獲屈于人

英惠微粉榆敬用竿牘其官器宏以達玉纘以溫唐房
相之湖秀獨鍾於英氣漢菑川之第早已策于變名詎
應常調之拘攣便合層霄之凌厲屋低人傑暫遷簿領
之勞擅冷官清自得襟期之樂俄道閨而著範亟絙瑟
以調琴雉最昭升驥塗橫驚荊州用武國今最重于上
流長史宰相能昔具存於芳躅惟都梁萬山之底猶別
乘再駕而來蓋其大耐于功名于以厚培其風力在郡
綽綽無事不妨司馬之從容游及恢恢有餘不見金牛

之肯綮沂歌四達儒教益章丈蓋小留姑借黔巔巫碯
之重尺書亟下即歸觚稜闕角之間某久抱幽憂輕違
深密高人長士且將相與笑之小國寡民或可行其志
耳拊摩初無於他技關決賴得于斯人四海交游孰若
同鄉同官之契一家相守尚幾胥訓胥誨之忱欲請正
多其喜莫喻

回張教啓

武岡侯之行更迭幸從于屢請文學掾之至後先良喜

于同時況在年家敢邀寅好某官鈞韶雅韻金璧清躔
考亭武夷之間淵源有自西銘正蒙等作宗派造同既
凌厲於魏科尚拘攣于常調勾稽簿領高士肯為總統
紀綱督郵借重坐閱羣飛之上來尋獨冷之曹黔嶺巫
碯曾不鄙夷其俗周情孔思益將大肆於文恐未煖于
臯比即催歸于瀑直某無援朝路自覓斗城正度盡萬
山而來乃幸依半水之重言政不及化方自慙俗吏之
為匪頌而以規其勿廢古人之義

謝葉丞相啓

夢鼎

覆幬載持夙依大造因循玩愒遂至彌年愧治狀之蔑
聞摯謝函而若惕竊以漢之循吏傳無可書唐之高賢
考甘最下故善兵不求於赫赫而奇策莫若以平平智
名勇功事泯于當時之近流風善政意存於既久之餘
然非得悃悞無華之人祇以為苟且自安之地伏念某
本非翹楚見謂濶疎樗散離奇其姿不足以適用鴻飛
歷落其羽不足以為儀荷播物之所私致逾涯之若是

入則汙班綴出則忝拊摩凜欲試于平生曾不量其非
稱固知非健決之吏初未嘗鄙夷其民一新學校而興
之庶幾風化之本者催科寧緩奚忍榜敲訟訐頓希本
無鈎距粗若相孚於父老然而未了于兒癡蚩蚩之氓
咄咄其怪斧塘鋒蝟詎忍殺以為嬉帶犢佩牛曷若安
於無事幸多全活得早教寧是誰之過歟難辭以責非
臣之力也悉自王靈載惟負乘之蹤宜在譴訶之域滿
百乃報雖荷于并包有七不堪當思于夙退及茲初考

凜若後圖而况驢止一鳴它無伎倆鶴仍多病愈覺禴
褊所幾息影於祠官惟切歸心于翹館茲蓋恭遇某官
兩朝元老四海真儒永底蒸民之生惟上承于德器大
計羣吏之治方下飭于官聯至若遐陬亦嚴考績尚念
孤危之蹟俾逃瘝曠之誅某敢不仰體鴻私益殫駑力
歲有餘日不足非敢急於近功人所欲天必從尚少休
于末路

通汪帥啓

立信

肅被詔聲易鎮方面地嚴北固久資節制之尊天睠南
邦兼領帥連之重置郵所暨歡誦惟均某官實學兼該
英規有偉俊傑識時務已憂軼于人羣文武有威風宜
獨當於事任有所謂經綸之妙曾不知盤錯之難宥府
編摩望郎薈蔚征謀治法屢借密籌侯度使華幾膺隆
委嘗諏度于淮甸扶風之近實講明乎周官荒政之條
擢蘭錡以躋華總油幢而采重內則聯江介襟連之勢
外則屹淮堦鼎峙之形制閭宏開端任重弓之寄卿聯

峻陟肆頒進律之恩導密旨于樞廷通仙班于秘殿雖
久袖旁觀之手未容橫野渡之舟簡在上心起鎮京口
風寒壯甚不過一衣帶之間威望隱然所恃萬甲兵之
老肆酬偉績來重全湘聳聞齋鉞之臨日俟樓船之下
魚龍不動坐澄洞庭青艸之波牛犢自閑無復渤海潢
池之習不煩教令盡肅提封星沙千里之平如在几席
霖雨九州之施即此權輿佇有詔褒即膺枋用基本無
能解何有施為雖盡此心求副牧與芻之責終非其據

曷逃負且乘之誅方下考之僅書幸前矛之來蒞廣天
下士之庇願歌少陵之詩書覃部帥之勲請視武岡之
刻

通陳提舉啓

合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出少府節悚風采之一新望祝融
峯淨雲翳之盡豁先聲所決一道為清某官九牧盛名
兩科異等渾渾灝灝而妥適章句允謂精能本本元元
而殫洽見聞夙稱宏達自著身于芳潤便策足于清華

曉侯玉堂奉翰林主人之對夕讐黃本發藏室老氏之
儲設醴藩房含香倬直儒猷小試為開鹿洞之書省戶
重來仍補鶴廳之讚引舟風急出岫雲遲正元朝士之
存今其能幾小雅使臣之遣毋乃更迂上方以近甸而
視遐陬公其持豐年以報明主小臨封部立有最聲恐
難淹倉庾氏之司諒已在文字官之選最宜為誥允屬
當仁人喜福躔方光臨於翼分史占奎宿又入次于紫
薇其未熟父書豈嫺吏治但知持已期無媿于高高寧

有及人考惟甘于下下已上祠官之請幸逢軺傳之來
十三星在胃南是為廩廩千萬間庇天下尚托帡幪

回教授謝薦舉啓

同門而事河汾夙固知于所教下車而薦文舉曠不嗣
于此風公方夷然僕則媿甚茲幸酬于夙諾其敢辱于
鴻謙某官天分浚明風猷凝遠平生參請盡得諸老之
淵源小出緒餘足為多士之模楷肇新黌舍益振鐸鈴
庶幾鄒魯之風允矣黔巫之重諸公登臺省少閱羣飛

先生作棟梁竟收大用便合徑排于膠葛豈必常調之
拘攣而某自顧何人敢于言士舉而不先慢也盍致負
荆忠焉能勿誨乎尚期發藥

通交代汪守啓

萬頃

疏思宸扆作鎮都梁已覺旄倪歌襦袴之來暮自慙晚
陋真糠粃之在前徽好雲仍徹聲隸史某官瑰明照物
厚重鎮浮豫章孤標硤礫共期於器業芙蓉九朶盤礴
實萃于英奇自平涉于華塗皆薦更于劇任宣威幕下

時看郾城夜觀之基總賦輿邊力致蜀道青天之粟入
躋四轄出領雙潭屬大閫之宏開復元寮之倚賴聯鑣
向闕方陞戎監之華出幕持麾仍上富川之最未容家
食益懋簡知肆頒菟佩之榮俾旅龜琴而上中軍詩書
之帥嶽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泳甫借籌帷之
重即聞符傳之催載惟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
久已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日徯仁侯之至自臻靜
治之休惠然臨之為續武岡之刻自此升矣徑登文石

之班某全抱迂疎居成玩愒苦心何補良有負芻牧之
求歸夢已馳會且覓尊鱸之假喜聆使纛來望帥垣豈
惟竊庇幃之私抑又締交承之契靡憂淑後亟喜恭先
已喚沙鷗期我茗溪之上尚隨竹馬迎公巫水之碯

賀汪安撫開閫啟

榮奉寶綸淑開玉帳洞庭九洲之廣盡屬提封長沙千
里之平聳觀號令星馳郵命雷動歡聲某官氣塞兩閭
身當八面經綸宇宙妙籌略于胷中表裏江淮多麾幢

之補處既屹金焦之砥柱盍歸閭闔之觚稜帝謂重湖
令為巨鎮欲壯東南上游之重勢必得文武兼資之偉
人二矛重弓屬方謀帥中權後勁全以畀公趣旨肆頒
剛辰叶吉旌旂之拂牛斗已開賜履之封袞繡而正魁
台佇聽十行之召某瞻仰牙纛擬具橐鞬望嶽麓之雲
幸焉依于巨庇麾武岡之石尚嗣紀于殊勛

賀汪帥參啓

元戎自辟天子曰俞與我共理惟良方資賢牧屈公以

望此府允謂英遊雖千里之缺然而一道之幸甚某官
器宏以達玉鎮而溫人物英英實鍾九芙蓉之秀經綸
綽綽自有萬甲兵之奇比紆菟佩之榮爰旅龜琴而上
有如黔嶺巫璠之岑寂已覺耄老稚齒之懽呼公不屑
行上為改命中軍詩書之帥嶽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
雲飛川泳留借壽帷之重坐策樽俎之勲大夫同升少
府出節某方交好亟致賀緘斗絕一隅固攀緣之莫遂
雲連大幕尚庇冒之焉依

賀陳提舉建臺啓

夙馳輶傳肇建崇臺一節星臨頓覺漢常平之重羣峯
雲捲爭看韓吏部之來布護先聲提封交慶某官文章
爾雅議論崇竑海內第一流自是老斲輪之手湖南二
千里乃尚紆攬轡之行公不以驅馳上下而為勞士則
謂內外重輕之當計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閨之間太
史浮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恐未容于席煖行即有於
詔溫歌四牡而勞使臣毋淹苞栩草尺書而詔賛對趣

伴薇花某辱在下風欣聞上日悚觀條教已知籀篆之
新自附門墻倘念嵇孤之舊

賀寶慶陳知府啓

疏榮北闕作牧南州上意具宣親奉如綸之旨下車伊
始歡騰襦袴之歌一念所孚千里幸甚某官夙猷膚敏
天分高明故笏袖傳見謂甘棠之猶在新硯又發每聞
錯節之立分臚仕夙登能聲綽著既著班于萬玉盍方
軌于九衢上念此邦實先帝龍潛之舊鄉其為我消比

年犢佩之風共傳條教之簡寬頓覺旄倪之呼舞最書
立上召節佇頌某鄰燭分輝野芹將意燕方來賀良自
愧于後時鴻可為儀尚悚聆於言語

賀吳提刑轉官啓

出綸中禁追律崇臺厥以最稱遂居諸道之右若時明
陟豈但拾級而升成命倂頒有聞胥懌某官文獻之脉
明哲之師禁暴詰姦游弭弄兵之警洗冤澤牧悉繇折
獄之明兩載諏詢九州函活吳公河南第一已應褒書

賈誼歲中超邁即歸禁甬某自聆言語倍切慶悰燕雀
之賀厦成蓋不自知其欣躍龜魚之蔭瓦影尚有賴于
庇存

道州徐宗丞到任啟

肅膺明詔來領名邦上日吉圭方籀紅之喜滌先聲布
獲已湘綠之暖浮凡在提封諒深頌詠某官英英人物
綽綽規摹地勝龍湫獨竒鍾于一氣手高鰲釣遂連擢
于兩科既妙譽之霆行宜橫翔之日濶入躋玉筍出對

金焦國子監一部書士心交屬麟正丞十五事治道攸
關方考白玉牒之舊儀盡在紫粉牆之妙選翻然剖竹
久矣種棠亦既終三年淹復以二千石起公紆雋軌雖
未愜于輿情上念春陵每欲隆於吾道爰資碩望俾究
儒猷驅臘雪以隨車歲年豐美對條風而出教父老懽
呼方少惟于緒餘已高絕于流俗坐令今日復見古循
吏之風歸重本朝即補直侍臣之選某幸依鄰睦敢賀
厦成參錯數十公但細哦于此語沮洳三辰步尚可竊

于餘波

謝書考啟

愒日山城偶成細牘瞻雲霄極敢昧大恩感切輪困敬
陳竿櫝伏念某分惟循已智弗逾人弓冶箕裘既夙慙
于家教牛羊芻牧敢自詭於民庸初非孑孑之姿徒有
區區之志讀撫字勞心之傳則竊慕唐之高賢誦中和
樂職之詩則思發漢之盛德中更紛糾遂墮謬悠厥既
血脂而汗顏何能為役不適醫創而剜肉祇復可憐悵

始願之浸乖冀後圖之是勉閱時云久課効益踈而況
兵旱相仍民尤寡遂疾病居半吏率多偷雖復竭蹶線
以為長強鉛刀而使割竟無強詡之效自見當時惟有
凋瘵之餘以待來者居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柔薇亦
剛荐成歲律瓜而往瓜而代已迫成期然且監牧不加
訶士民不推去再獲書於下考廢遂保於末塗永惟此
恩詎無其自某官端委廊廟砥礪臣工率屬昭王三歲
乃大計于羣吏視民由已四海無不被之一夫睠此遐

陬欲其靜治每曲加于函覆俾克底于璧全某敢不感
烈銘心凌厲壺尾一日必葺庶如始至之時終更亟還
尚冀曲成之造

書考謝運使啓

列部受容幸書考下職司論薦猥與數中不足乎揚敢
忘所謝竊以周使臣爰諮諏謀詢度漢郡守樂職宣布
中和惟五善具皇華之篇尤先訪問必三詩合鹿鳴之
雅而後轉聞倘不其然亦祇以媿某少而竊縻長益支

離言圓行圓是固元子所惡行散坐散願為龜蒙之徒
周章強著于冠紳眩瞶頓驚于鐘鼓竭來遠外寧復激
昂雖于保障繭絲粗知所擇嘗恐擣杓饕餮以辱其先
惟知似似以下心豈意咄咄其怪事虎兕出於柙是誰
之過歟龍蛇放之菹以鄰為壑也賴詩書之謀元帥於
樽俎而折遐衝千里動中于事機一朝盡寒夫賊膽提
封以肅全活維多由公而仁大書潭帥柳中丞之績非
臣之力每誦渤海龔太守之言自惟負乘之悰幸免譴

訶之域滿百乃報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當亟退久鷗
盟之入夢俄鶚表之橫空雖一字之褒榮於衮衣豈九
州之大無此芳艸或者表裏洞然之既久是以父子牽
聯而俱書未必心誠求之而謂之有志不能亂庶幾已
而謂之得宜稱其坊止水以居中喜其民按堵之如故
曲加枚拭昭示寵綏然而無實之名是乃先民所懼熒
其縲襲凜若刺芒某官宗派黃豫章模楷李元禮歲寒
後凋之風操特立千秋江左獨步之聲名高眎四海况

踐揚監牧之重尤喜謂人物之間謂察吏已熟于見聞
而報國乃吾之職分共理良二千石曷稱上求參錯得
數十人乃愜公意遽俾污薦士之藁恐有負牧民之箴
某敢不敬服微言益堅素履心馳去意寄書已問于當
歸身托平生作詩願哦於遠志

陵陽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六

集部

陵陽集卷十九

元 牟巖 撰

啟

通交代趙寺丞啟

輟班外府宅牧南州來從魏闕之間具知上意坐使巫
碯之下如在近畿辱附交承亟修贄問某官天台神秀
地望穹華漢諸侯王有爇苴茅之舊唐進士第並馳韋
布之先獵獵貴名駸駸華踐發硯游刃初何有于盤根

前箸借籌蓋居多于帷畫遂繇驥乘入造鴻儀既鍵司
賦祿之頒且簿正僂鳩之事謂宜徑上分輝藜杖之端
顧肯斜飛坐嘯梅花之外復持美最歸重清班三承朝
望之夙優列宿省郎之平陟銀黃丈二組何勇退之甚
高紫翠七一峯殆夙緣之有幸郵傳至止輿誦翕然載
維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
居然可喜允資坐鎮所願速驅帝簡宗英寧久作巫夷
之長朝知治行即峻躋供奉之班某全抱迂踈况嬰多

病初無循良之效可望古人惟有凋瘵之餘以累君子
襦袴已歌于來暮糠粃幸掩于在前願言奕葉之雲仍
惠徼交好尚與都梁之父老敬候先驅

通曹漕啓

自天錫命易地建臺占軫翼分以星移實同躔次分戍
已屯而雲列正賴轉輪輶傳肯來提封胥懌某官高標
絕俗實學濟時康廬數千仞其高地靈不斷魏笏一再
傳而後風烈如存粵早踐于夷塗已共期于遠器由外

司馬為中都官六院寔高晉司禁鍵專城廉取肯向

原

缺淮堞作塢以甚嚴倉庾名官而尤重轉而反楚復此
爰周時竝植于雙臺身實兼于數器外則餽餉不絕宿
飽相歡內則斂散以時常平益廣征謀密贊偉績於昭
公宜疇最以徑歸上欲用賢于已効備契丹寬河北當
護本根遣鮮于出京東寧迂軌轍顧熊湘其密邇馳驪
駕以增光入境而塞帷涓剗而視篆先聲有倣和氣潛
孚自北而南重湖正資於均惠不夙則暮一扎會見於

趣還行復家羶即持禁橐某漫分斗壘徒玩歲華食粟
何裨問戍期而已過合符良近搖歸夢以先驅自幸末
塗聿逢揭節倘一日而未去得奉六條惟二天其焉依
庶幾全璧

通劉提舉啓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湖南二千里盡歸攬轡之中天上
十三星是乃積倉之次先聲所暨和氣已孚某官寶璐
大名淵源粹學蕭然風骨所謂山澤列仙之臞偉甚詞

章如聞鈞韶九奏之雅峻躋清貫夙負有聲太學諸生
猶記舉幡之日集賢學士共驚落筆之時道家蓬山望
郎省戶使其依違婉孌以諧乎俗豈復偃薄回翔以至
於今逮乎訪落之勤爰借傭工之重記正元之朝士能復
幾人陪上雍之侍臣是特一武忽飛鴻之驚矯渺獨鶴
之來歸水竹清華圖書跌宕神全而氣彌旺身退而名
益高石室棋閒難久袖爛柯之手衡峯雲捲獨深知皎
日之心果聞黃紙之除書茂簡白頭之老監起郎揭節

涓日建臺太史度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長孺發粟何
如拾遺禁闥之間上方以近甸而視遐陬公宜持豐年
以報明主甫臨封部立有最聲寧久滯于六絲即平登
于兩制某漫分山壘何補縣官蕭索戍樓久瓜期之云
熟呶啞歸櫓覺尊興之已秋正末路之凜然俶輶軒之
至止倘尚留于一日幸得事公雖獨有于二天敢云私
我

賀汪帥除都丞啟

榮被溫綸肆加異數寬憂南顧允資中軍帥之賢導密
西樞爰進真從臣之列提封所暨頌詠惟均某官實學
兼該英規有偉胸中甲兵數萬敵膽為寒湖南壤地二
千民襦悉暖教令孚于朞月威風懍于重湖富公之在
青州多蒙振恤魏國之帥定武頓草情驕治最卓然宸
衷簡在迺亟陞于從橐仍係重于帥垣惟承旨視鰲禁
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墀而並峙紹興趙子畫實兼次對
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柄用以展儒猷

某仰竊庇庥獨深慶忭統府檐趨之末媿未能全正衙
麻卷之頒又將來賀躍躍以喜疊疊奚殫

賀運使建臺啟

載涓剛旦肇建崇臺英蕩輔函移福虛危之分棠陰閱
世恰逢甲子之周初滌籀紋一新條教某官夙傳家學
見謂吏師玉淵三峽之泉去為江海洞庭重湖之野來
奏鈞韶坐使離騷之鄉復見皇華之雅列戍惟呼于宿
飽諸生倚賴于夏盟一尺商霖已應隨車之雨千艘楚

栗坐通下水之漕立有最聲平躋禁路某繫斃未去庇
樾焉依雜沓賀裾茲忻逢于上日呶啞歸櫓尚亟請于
下風

謝除大理正啟

外庸何取猥玷除書後至當誅自歸造命輒陳悃悞仰
答生成竊惟士制刑之中史告成于正是為地官鄉帥
之屬實視南臺特書之班厥任匪輕以人而重要必稱
寺中之絕乃可司天下之平藉未能得西京黃伯之循

良亦當復南士顧榮之秀望始為宜稱無負選掄某戍
削之姿款綮之識如魏王瓠落本空如紀消雞虛憊
已盡粵叨乘于一障偶坐閱于三秋責以會期初不過
俗吏所能為者問其治狀何敢竊長者之稱乎仰藉大
鈞僅臻細滿俄予環而使入爰上印以亟行久阻濤波
倏侵晏歲雖式微之賦幸已來歸而棠棣之詩恐其或
廢屬經營于簿緒遂宿留以後時暮雪兔園自慙未至
春風燕壘尚許重尋自怜支離稿乾之餘復與光明盛

大之際昔渭濱雲遠每懷報一飯之恩今東閣天寬又
目覩四方之士突兀眼看于大厦依稀身傍于名躔人
賀其遭已慙非據某官勤勞再造平決萬獄京邑空囹
如見成康之世太倉發粟實同禹稷之心流海宇之頌
聲輯庭幃之慶事八十者五豆方弘老老之仁三千年
一花益衍綿綿之筭既宏開于壽域尤茂積于陰功謂
其舊服于官聯蓋亦粗知于德意卑污是正更廣好生
某敢不敬受嘉師仰酬洪造畫衣冠而治惟知仰贊于

明時帶笭箠以遊尚冀少安於愚分

謝除侍右郎中啟

元祐師臣密侍臨軒之旦淳熙郎選誤叨除目之榮恩
華度越于流輩威烈輪囷于軒瞻恭趨嚴屏肅摯謝函
自三班更舊制以來惟兩選以右銓為副七千八十六
闕尤嘆久淹五萬四千詞條孰能遍睹肆今日丕鑒于
積蠹而沉曹頓為之一清然而綜叙得人自足服衆多
之口妄庸非據恐反生僥倖之心世胄必得張宣公之

賢蜀士亦須杜起莘之望豈繫譴陋可玷清華某結納
無奇支離堪笑雖從諸老先生之後良憐見聞徒慕兩
京循吏之風莫知宣布竭重來於班筍甫四閱于堦棠
貫索曉沉幸空列犴武成春鎖恐漏多魚偶沙汰之尚
寬豈喬遷之過望不圖冗散忽與甄升紫粉界牆在一
時而起甚青綾僂直如列宿之笑何莫蓋其愆欲辭弗
獲必使無冤矢職乃見清通正自以椎少文安能敏絕
靖循僥泰彌切凌兢某官文武兼資勞謙盛德緇衣兮

又改造敝袴以待有功允出至誠尤嚴責實再念銓衡
之公法是關磨勘之微權深愧愚踪曷當隆使某敢不
敬修職守祗服休明自知無佳吏部之稱可孚輿望何
敢以老衙官之語而忽選會惟既乃心庶無所負

賀左史王侍郎啟

應麟

升華柱史晉秩天官冠螭首蛾眉之班紫毫發彩上雞
翹豹尾之列金鏡題才宸命誕頒朝紳胥慶某官四明
間氣諸老傳真海內第一流負古人所自任之志胸中

三萬卷成當世不能為之文擢異科軼平園于盤洲載
令德自文正而懿敏疇咨鴻碩遍歷清華夕金華而朝
石砌藉甚告猷之益內玉堂而外西掖煥乎宜誥之稱
丕彰近甸之民庸式著本朝之公望復作蓬山領袖盍
為禁路羽儀褚遂良之錄起居載筆聿嚴于書法孫莘
老之振淹滯持衡爰別于品流增賁綸垣行登政府某
幸依官簿况托年家慚無佳吏部之名願言庇履敬致
真從臣之賀尚聽揚廷

通交代浙東提啟

家鉉翁

予環趣入方勞使臣之來出節俾行猥承賢者之後輒
修初贄自托下風某官問學淳涵風猷整峻大兒孔文
舉一老高視于人羣難兄陳元方二季共稱于世瑞越
自馳英聲于茂宰成美最于介藩擢外府丞維天子使
並濤江而東驚乃馮翊之左區路熟重來風生一道蒼
崖赤子自以為不寃玉壺清水撓之而不濁含香徑躋
于省戶寓直密傍于奎鈞有功見知原省因任留之以

為帝鄉之重待之以成宣室之釐方底綠綈頓覺小蓬
萊之近屬車清蹕即躋舊筆橐之班某積愧空餐日尋
歸夢顧鉛刀之鈍甚如繡斧之輕何必咨于周敢以馳
驅而自詭其則不遠庶幾矩矱之是承

謝馬丞相啟

廷竊

太微積星之次良玷清班小雅皇華之歌驟膺重寄循
牆弗遂銜袖以前竊以行部過江昔之所重觀風近甸
今者尤榮況我朝初設于祥刑維外郎首膺于出使自

非夙望曷稱嘉師某叢爾微踪悽其先緒帶衡佩矩僅
守曲士之尋常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剗剗平生惟思
於斂退所至輒用其疎愚治郡平平甘催科之甚拙司
銓賸賸耻倚據以為奇蓋深逃健吏之名幸不在巧官
之目胡不歸之賦頗嘆菊荒無何有之鄉乃全樗散比
陳情以自列恃知己之汝容豈意出綸反叨持節地大
物衆莫如馮翊之區人微望輕豈稱職司之體無乃畏
景而就日凜其受命而飲冰某官學為帝師心主善類

周公相祀上未許于明農丙吉當封天密扶于陰德蕩
八荒之開壽廣一道之好生爰重謀詢尤加選擇謂某
雖甚腐于力若不足以激昂然有志於民可與聞於欽
恤遂令司臬實荷化鈞某敢不敬服明休冀殫薄效相
期勿犯幸逢畫像之朝尚賴曲成亟反屠羊之肆

謝福王啟

明德茂親夙仰宗籙之重皇華宵雅誤將使指之隆循
墻莫控于忱恂削櫝用伸于禮敬竊以鼓楫而過江左

昔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稱殊寵共惟今日尤重帝鄉三輔皇圖俱號扶馮之近兩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必將坐致于無刑斯可延洪于有慶匪時宿望曷受嘉師某本以妄庸游叨任使出司民社曾微慈愷之稱入忝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樗散每深媿于食浮力請職祠惟祈從欲不能者止亦分量之所安爰用咨諏敢馳驅而自詭况勦愚惟知遂一致之性而閤劣未易析兩端之疑顧視闕然寵靈厚矣某官盛德而仁熟

行高而屬尊賜賑膳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分寶玉于
伯叔益隆聖主之恩大路綏輦之備殊徽黃髮台背之
介多祉肆勞謙而下士益推廣于好生某敢不明清單
辭矜畀庶類畫衣冠而治將奚補于盛時帶笈簪以遊
倘蚤諧于初志惟祈函護彌切瞻依

通洪安撫啟

素

建牙禹會聳聞賜履之新將指周原喜是樞衣之舊雖
造化曲為之地皆汲引以至于今輒冒顏行敬抒心曲

某官光明俊偉凝重粹溫郊藪之有鳳麟蔚羽儀于昭
代山川之出雲雨將潤澤于蒼生出入垂四紀之餘險
夷惟一節之貫爰自疇茂庸于分閭乃思挹爽氣于游
帷岩居川觀花香竹色公雖袖看碁之手上方興當宸
之思謂舊筆橐之臣惟靈光之獨在而小蓬萊之地乃
馮翊之要區五閣冠班十連領帥為我強起未容龍卧
于清波惠然肯來况復馬諳于熟路先聲布濩環境懽
呼領東方之播紳靡湏煖席問西廳之典故即幹洪樞

某立朝何裨予節良忝若時華選敢當小雅之遣使臣
實有夙緣復見文昌之為帥長乃平生之知己尤今日
之至榮所幸有函丈之可親豈敢以外臺而自列奉令
承教一如在幕府之時當局處中願復入鈞陶之數

回郭衢州啟

觀風問俗愧無古庸使之能宣化承流幸倚東諸侯之
望敬修削檣仰復司籤某官實學兼該宏規有偉盤根
利器未嘗肯綮之少經堅車大艗每貫險夷而一致自

早收于儒級已綽著於英猷宸扈晉班珍曹疊組急流
勇退竭為鹿洞之游異最昭升徑陟雉工之長既益深
于涵負難久閤于經綸若時太末之區頗狃潢池之習
蜂蠆起于袖人皆錯愕以莫前龍蛇放之蒞公獨笑談
而遂定懋著暮年之最坐臻千里之安方畧具施威聲
益振爛柯日永已知碁着之高褒璽春溫更覺橐班之
近某立朝何補乘傳竭來深惟司臬之匪輕正望同舟
之共濟康衢謠咏喜復見真淳之風原隰馳驅亦與邀

安靖之福

通鮑制置啟

賜履至海方瞻統府之尊六轡于原猥玷使臣之選夙
幸邀于先好茲又託于下風乘傳甫來飭函以摯某官
風儀簡遠論議崇懿少微古括之精英實鍾間氣太山
洪河之涵負卓為偉人自親簡于嚴宸遂厯居于言路
抨彈霜肅凜其一御史之風忠謹日陳不在三諫官之
下咸斂手以避于司隸乃持橐徑上於甘泉史觀兼華

秋卿疊組主體國論方有賴于儒猷後勁中權乃出顯
于閭任仍躋仙殿來重瀛垣粵從號令之新坐使提封
之靖春生秋肅山立霆行海不揚波已獨高于殊績林
有伏猛盍歸重于本朝暫為十洲之少留即聞兩地之
徑拜某奚堪用世甚忝為郎歸夢久搖每繞蒼苔之上
誤思過厚俾持英蕩而東媿隆指之莫將幸高牙之密
邇周原撫撫敢自詭于驅馳夏屋渠渠尚焉依于庇冒

賀朱漕啟

輟武機廷將輸河漕木天寓直遂通東壁之躔銀漢乘
槎密傍長安之日悚聞揭節盡肅提封某官天分夙高
人門甚偉引筆伸紙其言自成于波瀾游必發硯所至
無前于肯綮自與聞于國計益展究于英猷有蔚功言
盍膺事任劉子羽之在樞掾實贊魏公之謀鮮于侁之
號福星嘗聞迂叟之語教條所暨和氣已孚漕引以歸
中都佇昭異最拾囊而從上雍遂陟禁塗某夙荷眷知
尤深慶懌馳驅英蕩敢云六絲轡之並持流落草堂復

望千丈裘之大庇

賀章參政啓

渙頒奎筆晉貳台衡救寧武圖功方領神樞之重繼自
今立政遂參國秉之隆贊書一傳舉笏交賀在昔仁祖
有若邵公肅艾清忠實相慶歷之治重謹微密具形徂
徠之詩洪惟今公克篤前烈某官堪輿間氣經緯全猷
喬嶽泰山極包涵而雲雨自潤祥麟瑞鳳不驚搏而羽
毛畢豐早以魁壘之英共期公輔之器歷諫官御史之

職有偉建明居給事侍從之間益隆德望已為儀于清
要猶未究于經綸舊學甘盤上方篤從游之眷中興常
武公遂躋申命之聯乃蔽宸衷擢陪宰席退思岩之深
念無非為國家久遠之圖天章閣之宏開方自任天下
太平之責予以慰蒼生之至望予以昭真儒之極功以
首參而攝行豈但用龔實之之故事當中書之虛轄行
遂繼畢文簡之芳猷某幸囿陶鎔第深慶忭駟駱之持
絲轡初何補于諏原燕雀之托帡幪其敢忘于賀厦

賀刑部陳尚書啓

宜中

趣馳名駟晉長夾鳩王人多聞密贊月將之益儒者給
事遂躋夕拜之聯疊組生光垂紳交慶某官倫魁偉望
善類宗盟永嘉正始之音斯文獨任慶元鉤黨之籍姱
節尤香自五色之占祥已九重之懋簡御史無官長具
嚴豸角之威太常不是卿徑上鷄翹之列典司帝制備
極儒榮由禮闈而踐政塗盖用王魏公之故事請福唐
以便養親乃繼蔡忠惠之芳猷十乘惠臨七閩蘇醒然

而林有伏猛所當歸重于本朝海不揚波詎可獨私于
遐嶠果招旌之緊至俄德履之徑升暇日到石渠丹地
開黃卷聚頭巍立注意益深濡墨塗歸已見引綱維而
爭大體把麻庭告行遂溥潤澤以福蒼生某將指駟原
懽顏燕厦奉令承教方將仰隸于統臨當軸秉鈞所願
共陶于坯冶

賀陳察院啓

過

簡自嚴宸擢居憲府紬書天祿閣方資筆削之長察事

司馬門遂任紀綱之寄除音誕布輿論交孚某官老成
典刑大雅宏達明月寶璐紛內美之好修繁露玉杯抱
遺經而獨究久周南之留滯俄宣室之興思職教武成
橫經宗邸博士議郎之選允藉多聞承明著作之庭尤
資夙望益光家學洵謂儒榮肆天筆之親除遂霜臺之
分察力致天理人欲之辨尤嚴君子小人之間第一法
筵已竦聞于偉義二三執政行徑踐于邇聯某越在乘
輅喜聆出綈濃墨大字愧乏徂徠生之詩廣廈懽顏第

哦杜陵老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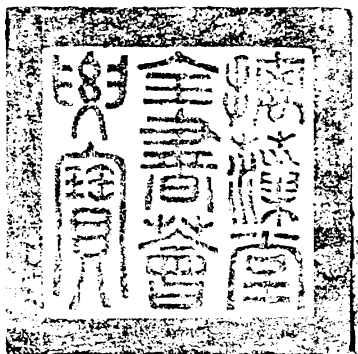
回倪處州啓

疏榮嚴宸作鎮近畿細旃廣廈之間方倚成于君德古
括少微之分乃自詭于民庸誕布寬條懽騰輿頌某官
金華秀傑麗澤淵源季方並著高名時稱競爽子雲
多識奇字見謂洽聞少資壁水之楷模遂給玉堂之筆
札風舞槐龍之翠密侍熙明夜燃藜杖之青徧儀中秘
兼華省戶舉武禁塗乃莫回勇退之懷竭來舊補遊之

處昔在臯比之坐已聞學子之翕歸今憑熊軾而來想
見邦人之相慶蓋久孚于教化初何事於施為田里人
安江山開懌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朝即
造真從臣之列某夙蒙異予今幸同寅駟駱諏原自媿
馳驅之何補燕雀賀厦第忻覆燾之焉依



陵陽集卷十九



總校官進士

臣

胡

榮

校對官中書

臣

吳

俊

校對官助教

臣

黃昌祺

謄錄監生

臣

董邦本

謄錄監生

臣

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

元 牟巖 撰

啟

賀郭正言啟

顯被龍光擢登騎省御史六察方資糾正於官邪諍臣

七人尤賴切劄于君德贊書倣下輿論翕孚惟慶歷增
置于諫員若襄公崛起于海服自昔右拾遺之妙選孰
如此六日之新除久遠功名蔡忠惠誇朝端之風采礫

矧言論石徂徠輯天下之頌聲在當時燦若神人肆今日復聞盛事某官人物師表問學淵源磅礴扶輿秀出五羊之裘魁壘傑特獨立萬馬之中比茂簡于宸衷遂晉司於臺察紀綱頓肅奸宄潛消具嚴白簡之威遂上青蒲之列正臣進者治表士競相歡明主可為忠言公益自奮謂習俗當使之粹美謂議論當使之聽行有如第一義之建明足為千萬代之瞻仰諫官能如此豈不致於太平宰相可行之遂盡摠於素學某悚聆除目倍

切懽悰屬縻使傳之乘阻與賓榮之賀朝陽鳴鳳方觀
奏藁之傳夜月驚鴻倘許寒枝之托

賀陳殿院啟

堅

奎筆渙頒臺端晉貳有裨帝右方資劇拂之功執法殿
中益峻綱維之任忠賢進矣頌詠翕然昔在建炎有若
忠簡維三年之夏甫任諫員越一月之間徑躋臺副孰
不謂除書之甚峻豈知視故實則已迂考言事簿所行
俄升橫榻取樞府銜而入即遂秉鈞竊惟今公復當盛

舉其官色和氣勁實鉅聲洪大蔡神著洞視萬物而先
見積石底柱瀾倒百川而後知蔚為善類之宗懋簡虛
皇之眷姓名內出糾察晉司治世鸞鳳平生豈樂於鵲
搏法遶龍象第一咸聳于聽聞裊積丹忱芬芳菊節上
方喜忠嘉之論公遂進遺補之官韓魏公存藁諫垣孰
知雅意劉元城徧歷言路綽有前猷豈曰臺無長官庶
幾國有君子曾未閱旬時之近已共瞻丰采之新觀象
門甫綴于繫聯延英閣快傳于偉論供奉赤墀下寧復

久淹任參黃散間即聞大政某夙叨函護倍切懽愉燕
雀賀成愧已居于人後鹿麋許放倘自遂于物初

賀葉丞相啓

簡在淵泉再升台席貳公寅亮重傳則國將興三朝會
同敬事則命以始揚庭有肅薄海交惟惟仁祖之盛時
有沂公之魁望夙陪鶴禁蓋獨高羽翼之功親載龍飛
遂再被股肱之寄在昔靡聞于牢避况今又異于平時
豈其我公可遂雅志某官忱通造化學貫本原如璧如

圭瑟憫本威儀之盛在澗在陸寤寐皆憂愛之真粵從
導若木之暉久矣正太微之次民自擇相上方倚公已
致平于朞月之間乃決去于崇朝之頃急流勇退豈樂
錢宣靖之名晚節會香每誦韓魏公之句雖野老相忘
于爾汝而聖主每問于起居謂新益從游毋遯野而若
予棄謂初元該輔蓋畫宮而續于成俄銀信之密傳果
沙隄之重築儀圖維舊眷注可知屬當四郊多壘之餘
咸俟一馬貳童之至諸生舉幡于闕下使者結轍于山

中雖富貴不足動其心然宗社宜深為之計天高氣爽
喜聞庚伏之清言忠義親尤竭辰猷之告久竚瞻之云
切肆優禮之是加至和之相文公特下百官班迎之詔
熙寧之名正獻適當七月入對之時有德進而朝自尊
大老歸而子焉往于以祈天永命于以寧武圖功益隆
磐石之安茂介秀眉之壽某夙叨鈞播竦聽制麻偶尚
留絲轡之間猶得際袞衣之入歌詩九百字愧莫寫于
螽鳴聚觀數千人喜即迎于馬首

通陳制使啟

存

通班禹閣出鎮瀛垣尚書五兵方峻躋于德履元戎十
乘遂倚重于分弓明詔一傳先聲咸聳某官治朝著蔡
善類鳳麟出神入天之文追婉古作內聖外王之學號
曰儒宗物望夙隆宸衷茂簡自重來于省戶俄歸立于
諫坡執法端門風生突鶻之擊記言洞案日侍兩螭之
坳公每夢想于清苕上方眷留于紫禁以夏卿而掌帝
制若元祐之東坡以春官而侍經帷若紹興之文定學

館倚楷模之重史筵推筆削之公兼華已極于儒榮一
武即登于揆路而乃屢抗彗天之疏竭為表海之行睠
此鄖峯實維都會右扶左翊在昔所嚴後勁中權于今
尤重雖忠賢當在于禁近然宵旰欲寬于顧憂一聞位
置之新坐致提封之肅吏士具孚于號令旄倪咸徯于
旌旗樽俎從容姑領十洲之勝經綸密勿即歸兩地之
崇某夙辱眷知竦聆成命竊喜聲光之近獲依節制之
尊駟駘諏原自笑馳驅之已倦燕雀賀厦尚惟庇冒之

是邀

賀徐察院啟

卿好

光被親除晉司分察出節少府已聞冰漕之通執簡南
臺咸疎霜稜之峻贊書誕布輿頌翕孚載稽先猷最重
言職裕陵簡擢嘗以使還之餘乾道訓謨必由邑最而
用蓋欲周知于民事若時復舉于彛章某官粹學英規
宗論欲議地靈傑出實為仲原常父之邦風采著聞夙
有元城了翁之望厚培器業小試絃歌紫蓋峰前屢書

撫字心勞之考金曜門裏獨升文學掌故之班方茂簡
于九重俄峻躋于四轄見大夫無可者利社稷則專之
發河內倉無勞使黠弄御史印其無易堯果被殊知遂
居劇任凡其力陳于殿陛之上莫非目擊于地里之間
守備十三條言言尤切法筵第一義凜凜甚嚴蓋將一
正于君心于以共扶于世道善類有主元氣益昌斯謀
斯猷正倚忠嘉之告汝為汝翼遂躋輔弼之聯某越在
乘輶欣聞出綍讀南州高士之傳雖未接于下風續東

魯徂徠之詩喜親逢于盛舉自惟臬事幸隸臺容沃轡
六絲何有詢諏之善珍裘萬丈尚祈庇冒之仁

回安撫洪尚書啓

生磨蝎之宮人皆憐于竒分挹洪崖之袂天欲制其顏
齡錫以好詞溫乎盛德某官桐柯色耐白雪調高癸酉
初置于藥珠方諏舊典壬戌曾遊于赤壁自度新腔猶
記辱在泥塗之中特紆世掌絲綸之手幹百斛鼎絕知
健筆之豐扛有千歲苓幸附長松之小草粧褫初度探

借春風清頴詩篇荷尚憐于叔弼南豐香瓣竊自愧于
履常某叢爾孤生淒其多幸再命三命而走其敢辱于
頌言九月十月之交倘早諧于歸志

回洪制機啟

玉樹生堦庭幸托通家之好銅狄話疇昔辱存初度之
臨妙語過施微悰增惕某官朱絃清越金薤琳瑯文章
當家自有五鳳樓之體郎君早貴即催雙鳬舄之朝不
靳珠璣用華弧矢真所謂幼婦外孫之作廼得此名父

哲子之間呂寶臣丁未之同許邀餘福文潞公丙午之
會願祝耆英某自愧摧頽莫當縑籍聞鶴飛于鐵笛空
記當年誦鯨卷於錦衾第欽盛意

賀婺守趙侍郎啟

簡知當宁來重价藩天近虛星密接圖書之邃地嚴婺
女光分榮戟之輝甫貶籍文已騰輿誦某官三代循吏
兩漢宗英徐公自有常不易平生之价叔度撓不濁可
知徹底之清粵從嚴瀨之一絲對秉勾吳之雙節入躋

河漕坐鎮神臯京師無憂有范君式資雅望關節不到
有包老益著清名爰疇最于尹鑒遂升華于戶筵滿歲
為真之近只急流勇退以謂何通國去思起家有詔惟
此邦夙以處承明之老在今日尤當用慈惠之師條教
一頒旒倪胥慶叱初平石坐令風俗之醇賜潁川金靡
俟暮年之久即從筆橐大究經綸某舊忝侍朝新聞建
牧自媿無一毫之善如古諏詢乃所願千里之間得賢
師帥先心之喜舞手以言已具歸舟端為鱸魚而計相

懽賀厦未忘燕雀之私

賀平章冬啓二

六符之星曰太平式應連珠之瑞千歲之日可坐致宜
應獻履之長維我元臣輯時若祉某官春融盛德天鑒
精忠觀陽復於初爻朋來有喜占歲臨于吳分三捷奏
功宜對芬芸永綏戩穀雪晴鳩鵲方傳廣內之驩香直
麒麟散作函生之福某有慚詼度所賴庇全暖律一噓
願早回於生意雲卿多壽但虔致於頌私

乾清坤夷共睹連珠之瑞晨賀晝會獨冠萬玉之班維
我元臣哀時善頌某官慶風雲會見天地心金柅靡牽
宜羣英之退聽銅儀密運知元化之自調屬茲獻履之
辰茂輯捧觴之慶泰初之元起歷世運方春冬至之日
壽人函生蒙福某偶縻把繡莫旅賀裾問驛使之梅端
悉由于造化對衛公之竹願常報於平安

章參政二

歲次在鵠尾適符元祐之壬申度起牽牛初方數泰元

之甲子維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壽國脉
下丞相一等參幹繁機陳泰階六符密調元化履長伊
始受社宜多前疑後丞益茂重瞳之眷晨賀晝會即冠
百辟之班某使傳叨乘賓榮阻造繡衣直指自慙無一
線之長黃髮秀眉願仰祝千齡之壽

黃鍾起歷九寸之律最長紫殿稱觴千歲之日可致維
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北斗躔魁慶雲世瑞陽長陰消
之際妙探賾于先天文經武緯之全獨稱掄于兩地芳

芸初茁戩穀惟多佇聞麻制之傳即列火城之盛某屬
縻使傳莫蓬賓榮濡轡六絲何有線長之補珍裘萬丈
尚垂緹覆之溫

福王二

陽比君子德方回噓律之春王今叔父尊宜介稱觴之
壽順乘剛旦茂輯頌聲某官都若重緹粹然大玉玩義
易初爻之動吉宜應於朋來錫洪疇次九之全福方
臻于嚮用適屆黃鐘之候益開朱邸之祥受祉自今有

邦同慶其偶叨把繡獲旅曳裾書魯觀之雲已共占于
多壽賦梁園之雪尚密映于餘輝

南陸迎長景方增于宮線東平樂善慶宜輯于宗藩式
對初陽裒時善頌某官青社綦貴黃鐘函和三十分而
後成紗探義畫九五福之咸備宜用箕疇茲亞歲之陳
儀爰自天而錫美方開衍筭有永皇家某密藉宏庥第
增慶臆繡衣直指初何有于寸長黃髮秀眉願永綏于
多祉

臺諫

元祐壬申記景至熙成之歲泰初甲子協清躔畢聚之
祥維時正人茂輯善頌某官身壽國脉學探天根景星
慶雲出則為明時之瑞嚴霜烈日儼然主公論之盟丹
忱屢上於囊封香氣密依于扇影晨賀晝會方陪亞歲
之朝前疑後丞即聽楊廷之命某猥叨持節莫與賀裾
濡轡六絲何有線長之補珍裘千丈尚依緹覆之溫

陳殿院

黃鐘為律首是持陽數之符朱衣在殿中密接天顏之粹維時善類宜輯殊祥某官學操易原身為治器嚴凌霜栢方揚鵲擊之威瑞應獬篇咸聳鳳鳴之偉芳芸初茁戩穀多宜五更三點之朝方陪亞歲泰階六符之曜即正中台某越在乘輶莫陪賀履夜持丹筆竊自愧于平反曉望喬雲願曲垂於庇冒

洪安撫

登臺書雲物已符歲美之占聽履上星辰宜踐景長之

慶維時閣老茂輯頌聲某官北斗穹班陽春盛德暮年
報政久騰五袴之歌和氣致祥已應六靈之喜芳芸初
茁戩穀宜多遂繇義序之崇入補舜裳之缺某偶叨把
繡幸預稱觴會前殿之八能即聞登用歌閔宮之千歲
願祝壽祺

慶元陳制使

驗南端之圭影式應迎長表東海之履封宜多介福順
乘剛旦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為元氣春回田里

惟傳梅溪一杯酒之詩雲淨濤波小試希文萬甲兵之
手在師中吉應復朋來某密倚崇墉倍深慶臆六絲濡
轡媿何補于馳驅千丈珍裘尚焉依于庇冒

吳提刑

漢歷太初律先起子魯經南至日喜加辛茂迎線綉之
長時輯皇華之祉某官名高雲壑令肅霜臺百九十字
之箴一新明德千二百黍之律久積陰功已淑問之旁
流宜陽剛之直長即膺詔綍歸俸御庥某幸托部封莫

趨賀廡扇開孔雀願即陪供奉之班
鑪擁蹲鴟竊自笑
嬾殘之迹

陳提舉

律起二千百黍肇應黃鐘珠連一十三星有光翠節若
時亞歲茂輯迎長某官露寒之冰霞光之綉為魯太史
曾書辛日之雲發漢常平直是荒年之穀上方考八能
而明陟公宜裒五善以徑升甫對剛爻即頒溫詔某屬
縻守紱莫旅賀裾爐擁蹲鴟竊自笑嬾殘之迹扇開孔

雀願即陪供奉之班

賀平章正啓

一氣轉鈞歲紀心躔之次三公拜壁日膺眉壽之綏宜
對剛辰益增若祉某官心通元造躬致太平南紀波澄
再啓庚申之運東淮塵淨坐收甲戌之功乾清坤夷晨
賀書會桃林騎火共傳臘月之捷書栢葉羽觴載輯歲
端之善瑞方開衍茨永燕之餘引領闕祈尚異闕放
鳩之惠

汪安撫

王者當午尤重南維長子帥師宜膺中吉新開雞帖喜
溢熊綰某官碩望顒昂仁心簇達和門令肅旁行青草
洞庭之區執撰班高密接紅雲通明之殿整軍以暇列
部皆春半夜牙璋趣鎮上游之方面九天翠仗歸陪元
會之班頭某幸托萬間又逢三始雪深戍壘幸早許于
殘更春滿辛盤悵莫陪於施賀

運使

春回紫宙方占元日到人日之晴曉望皇華願致新年
勝舊年之祝輯時多祉福我全湘某官績茂方輸規宏
園物郎潛久滯記紫粉之宮墻歲計有餘峙金湯之粟
粒和董列部簡在九重著練鵲之袍立通冰漕瞻袞龍
之坐歸照火城

諸郡

七閩一章方正太初之歷萬有千歲宜歌閔宮之詩時
乃价藩薰然叶氣某官履端以始泰內其亨畫鹿車輶

是為明府之瑞黃龍詔旨誕布聖朝之仁茂對青規趣
歸紫禁某幸修鄰睦又見歲元春入辛盤愧徒勤于頌
詠雲深戍壘真早遂于踐更

代鄧知縣謝啓

筆福蒼生久切昭蘇之望圭磨宿玷特蒙拔拭之恩睠
淖泥頓濯於清波信雨露可生于焦穀恭修竿櫓少叙
輪困伏念某岷雪寒澌鄧林病葉楊惲之于司馬每慚
外氏之書韓湘之于昌黎空忝諸孫之列侵尋微宦歷

落寒途自知命薄以數奇所至身勤而事左屬者不量
疏譴冒試劇繁覆轍相望前無完錦抱琴獨往殆若投
膠然而幸閱於兩年亦且粗安于百里不謂末路凌兢
之際忽生旁觀萋菲之言長官誰使汝為傷弓至此短
簿能令公喜奪席宜時雖當時咸謂其非辜顧數語厚
誣之已甚落千仞而此冤莫白越五載而其書尚存惘
惘行吟蒼蒼滿鬢身在菰蒲外幾無路以自言額塌沙
土中幸有天之可列果畫開于大照遂盡直其前謾餐

餐鼎之汙今知免矣餘皇舟之復非幸而何徒憐屯蹇
之餘重費乾坤之造恩深咏抱心誓捐糜茲蓋恭遇某
官忠貫兩儀重鑒二柄金城圖上拓舊日之成規玉鉉
羹中釀豐年之和氣方開八荒之壽未忍一物之枯謂
范忠宣猶有外孫誰其扶植謂尹師魯嘗陪上客猶記
汝憐遂令練裙葛帔之蹤亦動赤舄袞衣之聽拔之陷
阱允矣遭逢某敢不鏤骨銘肌息黥補劓活西江之鮒
已自幸于餘生起中廐之駒尚希終于一顧

代謝得闕啓

委身化治僭露悃私列屬計臺猥叨鈞播允矣寒微之
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修竿牘某質良苦窳分
復竒窮斷鴈孤鴻曷奮飛于霄漢常鱗凡介甘漂泊于
泥濘栖栖州縣之間浸浸歲年之晚遠行湘水冒領制
巖民枵其中每易烹鮮之擾獠環于外尤難怒獸之馴
良自笑于鉛刀惟恐傷于錦製相安踈拙幸免曠瘵視
紫芝爲于之歌何能爲役尋五柳歸兮之賦幸遂此心

雖竊喜于璧全豈不思于頴脫鷄章或新蟻磨仍迂欲
成九仞之山奈虧一簣非得千丈之綆孰拔重淵旅食
京華上書光範方擬圖于續食庶幾遂於合果荷甄
陶俾游幕府蓮欣依儉固已甚榮瓜糜待齊尤為過望
載維永漕越在淮堧中興賦入之淵昔聞此語東園登
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疏通之智而後可以佐方輸若
茲明敏之姿而後可以裨婉畫自量甚審曷稱所蒙某
官功被生民心存王室斷鰲立極力成再造之大功飛

龍御天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任如伊尹勤小物如畢公遂
使妄庸亦叨器使某敢不服勤職守期稱恩知塞下貌
貅無乏連營之飽淮南雞犬尚希舐鼎之仙

陵陽集卷二十